



大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六次全体会议

1998年10月2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奥佩蒂先生.....(乌拉圭)
嗣后: 韦赫比先生(副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奇赫伊泽先生(副主席).....(格鲁吉亚)
奥佩蒂先生(主席).....(乌拉圭)

下午3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118(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A/53/345/Add.6)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秘书长在文件 A/53/345/Add.6 所载信中通知大会主席,在印发其载于文件 A/53/345 和增编一至五的通知后,赤道几内亚已经缴纳必要的款项,将其欠款减至低于《宪章》第十九条规定的数额。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注意到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几内亚比绍外交与合作部长德尔芬·达席尔瓦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达席尔瓦先生(几内亚比绍)(以葡萄牙语发言;根据代表团提供的法文文本翻译):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代表几内亚比绍代表团祝贺你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当选为主席。我尤其高兴的是,大会一致认为你具有确保我们审议取得成功的非凡的智慧、政治和外交素质。我也高兴地赞扬你的前任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感谢他在工作期间表现的充沛的精力、首创精神和正直。

我谨再次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我们看到,自他就任以来,联合国取得了实际的成果。我们鼓励他以同样的决心继续推行他的改革方案,对此我们将予以全力支持。

在我们准备进入新的千年期之际,必须牢记国家间无论大小都越来越互相依赖的情况和全球化的影响,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全球一级的有成果对话找到适当的回应办法来对付我们面对的无数挑战、特别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贫困、不发达和重大的疫情不应该仅仅是受这些灾害影响国家的责任,因为要使明天的世界稳定,就必须在社会正义和各国人民和各国平等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因此,法律之重要就在于它应该继续指引我们寻求持久的办法解决全世界无数令人遗憾的冲突。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全世界人民都决心在国家边界内同邻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共同生活在和平之中。

我国欢迎洛克比案件取得积极进展。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这一案件。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就这一事件作出了决定。我们希望有关方能够不遗余力地确保在公平、不偏不倚和必要保证的条件下使正义得到伸张并考虑到各方得到承认的权利。我们认为,利比亚当局要求澄清是合法的,因为这些要求是建筑在指导任何名符其实的司法程序的中立和公平的客观标准之上。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经历了争取国家自由的长期困难斗争后于1974年9月被联合国接纳为全面的会员国。

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们致力于尊重和捍卫《联合国宪章》所载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指导参与国际生活和建设我们年青国家的重要指导原则。

起初,我们理解,为了实现政治独立,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以便进行有利于我国各阶层的和谐的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我们年青的国家集中关注缔造一个自由与和平国家的方式和方法。

不用说,11年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给我国人民留下伤痕,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身体和心理影响。由于几内亚比绍是穷国,资源非常有限,一切要从头开始,虽然我们没有财政手段和必要的技术。因此,本着激励我们实现自由的那种勇气,我们坚定地开始了创造适当条件争取我国人民全面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

我们在过去的四年中为一个建立在法制和尊重人权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大会成员都知道,缔造一个国家是长期的任务,需要决心和坚持不懈。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几内亚比绍也不例外。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们集中致力于通过加强联系我国人民的团结的纽带巩固我们国家的团结。我国人民的成熟使他们不但能够在非洲进行一场最典范性的民族解放斗争,并能够取得胜利。正是由于懂得我们属于同一个人民才使我国人民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争取国家的发展和所有人民的福利。因此,自1973年独立以来,尽管各国面临经济困难,几内亚比绍却生活在和平之中,经历了政治上非常稳定的时期。

但是,正当我国民族、尊重人权和经济开始取得明显进展时,6月7日开始却发生过去无法想象的悲剧。

我们对其毫无准备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到现在已深深动摇和瘫痪了我国大约四个月,威胁着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和民主体制的存在。我国国防部队的一个派别的侵略行动严重地违反了在几内亚比绍实行的宪法规定。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联合国,毫无保留地谴责这种侵略行动。

我们谨从这个讲台上感谢联合国大家庭声援和支持共和国总统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先生;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其领导人;以及特别是无辜的受害人民。我谨特别感谢几内亚比绍的邻国给予我国人民的积极声援。我谨代表我国政府特别感谢塞内加尔、几内亚、佛得角、冈比亚和葡萄牙当局,感谢它们迅速设立了一个适当的快速反应小组,撤出那些希望离开的公民和外国侨民,尤其是走头无路的我国同胞,其中很多

人到邻国寻求避难和安全庇护。这些兄弟国家个个都以令人钦佩的精神堪称典范的表现出同情和人道精神。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和我国全体同胞最真诚地感谢它们。

我谨对我国公民同胞们的勇气表示敬意,并代表我国政府重申,我们深切地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了解必须减轻他们的苦难,办法是为当前危机迅速找到解决办法,以便能在我们的祖国恢复和平与稳定,以及为我国人民返回自己国家创造条件。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政府期望通过谈判为这场危机找到和平解决办法,这种愿望鼓励它同自称为军政府的成员进行接触。确实,通过说葡语国家共同体成员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调停,我们已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并已开始了建设性对话,我们将在承认和尊重我国宪法合法性的基础上并按照共同努力恢复和平与稳定的需要,继续进行这场对话。

我们感谢前来帮助我们的非洲和海外的善意的人们,他们帮助我们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并为几内亚比绍冲突找到最后解决办法。

几内亚比绍人民是和平的人民。他们同他们的邻国几内亚共和国、塞内加尔共和国和冈比亚共和国有着长期的友好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历史和地理产生的共同命运为基础。这一代人和今后世代都必须保持和维护这个宝贵的遗产,相信他们的特性以及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将长期存在。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团结一致精神使我们能够摆脱殖民主义枷锁,我们在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兄弟们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已有机会指出,几内亚和塞内加尔部队驻留几内亚比绍是基于执行经适当签署和批准的双边协定。然而,除了存在着毫无疑问的合法框架外,重要的是知道并回顾,几内亚和塞内加尔部队通过他们的干预行动勇敢地协助他们的几内亚武装部队中的同志制止了政变企图,后者已受到非统组织、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们为维护几内亚比绍的宪法合法性和民主作出了英勇的贡献。这里请允许我赞扬他们采取的果断行动,并向他们深表感谢。

约四个月来,几内亚经历了巨大的悲剧,造成我国人民大批死亡、严重物质破坏以及巨大的苦难,他们在国内流离失所,在佛得角和葡萄牙等邻国成为难民。

我谨再次感谢大会声援我国和我国人员。我们珍惜这种声援,它在医治创伤以及帮助我国所有公民更好地相互理解和为了他们祖国的共同未来一道努力方面

将发挥重要作用。我向各位会员保证,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确保通过对话和共同努力使和平回到团结一致与和解的几内亚比绍。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识到必须在一个法制国家中建立多元化民族,建立一个保障全面尊重公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的平等的社会。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识到在我国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人民被分裂的世界其他冲突地区和平的重要性。我尤其想到几年来蹂躏其他非洲国家的自相残杀的战争,特别是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我们准备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之际,正是适当的时候宣布我们坚决恪守民主、善政和尊重人权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谋求和谐发展 and 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一向注意几内亚比绍人民的愿望。它本着这种精神,把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作为它自己在全世界为解放各国人民进行的斗争。今天和过去一样,我们需要联合国的支助来重建我国和恢复我们同胞的信心与希望,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家园、家庭、朋友和工作地点——要回到和平与稳定中。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旺达外交与合作部队阿纳斯塔斯·加萨纳先生阁下发言。

加萨纳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请允许我代表卢旺达人民和我自己,对你杰出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你的当选反映出联合国各国对你的国家乌拉圭所给予的一直承认。我同样要向你尊敬的前任,乌克兰外交部长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阁下表示他应得的敬意,他在上届会议期间表现了献身精神及杰出的技能和开阔的思想。

还要对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就其技巧、表现和远见致以衷心的兄弟般的感谢。本项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是其任期中的第二届会议。卢旺达政府和人民感谢秘书长1998年5月对卢旺达所作的工作访问。那次历史性的访问使得他有可能对1994年在卢旺达进行的种族灭绝的结果进行评价,而且我们感谢他鼓励卢旺达政府和人民在重建国家过程中所作的努力。

每次只要我们有机会这样做,卢旺达政府都对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基本改革的各项建议给予了支持,并认为这些改革建议同样适用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我们准备继续对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时加强安全理事会民主化的集体努力作出我们的贡献并给予支持。

联合国内专门机构的存在已使本组织尤其成为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发展工具。卢旺达政府支持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存在。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改革应将它们考虑在内,以便改善其结构,使它能更加正常运转。

自1960年代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就一直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根源。甚至一位联合国秘书长为寻求解决该国问题的办法而在那里丧生。如今,超过以往,这个国家刚果——它现在已经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经历其历史上最黑暗时期,因为奉该国最高当局的命令,那里正在进行种族灭绝。

自1998年8月2日以来,卢旺达象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在目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一场反叛政府和卡比拉总统的行动。自那时起,卢旺达政府一直指出,那场危机纯粹是国内危机,卡比拉先生肯定正在面对有组织的反叛。由4个成员国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组成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外交部长委员会在进行事实调查后,在南部非洲共同体的报告中承认,刚果民主共和国存在着反叛卡比拉先生的行动。卡比拉总统本人也默认了这一反叛的存在,因为他公布了一长串他所驱逐的刚果权威人士的名单,他调销了他们的刚果护照,并签发了对他们的国际逮捕令。这些刚果人之所以被卡比拉总统驱逐,因为他们正在领导刚果人对他的反叛。表明卡比拉先生对这一反叛默认的另一例子是他逮捕并监禁了金沙萨“自由之声”新闻社的6名新闻工作者,因为他怀疑他们支持刚果人的反叛。

卢旺达的立场是加入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以便通过刚果反叛者与卡比拉总统政府之间的谈判找到解决刚果危机的办法。遗憾的是,卢旺达政府的这些努力与卡比拉总统的固执相抵触,他认为解决这一刚果内部冲突的办法是迫害和屠杀巴尼亚穆伦格人、图西人和生活在刚果的卢旺达人,以及拒绝支持其铁腕政策的刚果人。

在这方面,卢旺达象周围其他观察者一样,对卡比拉总统的政府越来越多的侵犯人权感到担忧,该政府正在煽动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屠杀,并煽动种族和民族仇恨。卢旺达政府认为,联合国必须谴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进行的种族灭绝以及对人权的侵犯,并针对卡比拉总统的政府采取必要措施。

这一种族灭绝和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其特征是草率处决,卡比拉总统及其政府成员煽动仇恨情绪、大规模

逮捕、擅自拘留和被迫失踪。关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草率处决和煽动仇恨,以下事实很有说服力。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屠杀类似于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屠杀,当时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煽动人民追捕图西人及其胡图人同案犯,当时该广播电台就是这样称呼这些人的。

在1998年8月7日和8日举行的维多利亚瀑布最高级会议期间,卡比拉总统宣称那些在卢旺达进行种族灭绝的人是正确的而且在当时和现在都值得支持。这确凿地证实了卡比拉总统招募青年民兵和前卢旺达军队的军人,这些人在卢旺达进行种族灭绝,并在刚果布拉柴维尔避难,这一事实最近受到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谴责。

在同一维多利亚瀑布最高级会议上,卡拉比总统暗示卢旺达正寻求在大湖地区建立一个大帝制。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认为,卡比拉总统的言论表明了他的种族主义倾向和理论,类似1980年代期间由已故哈比亚马纳总统之辈所散布的倾向和理论。后者发明这一假帝国,以遏制卢旺达难民的要求,这些难民已被流放30多年,正在开始高声重要求获得无条件返回其祖国不剥夺的权利。

这些便是卢旺达前总统哈比亚马纳先生及其政权狡猾发明和精心制作的种族主义理论以丑化图西人。现在不幸的是,卡比拉先生再次利用这些理论不仅丑化图西人而且丑化整个乌干达及其全体人民。在这方面,卢旺达要求国际社会制止这种毫无根据的种族主义理论和丑化乌干达及其人民的这场运动。

卡比拉总统及其亲密同伙正在煽动刚果人民对任何叛乱嫌疑者、任何图西族出身者和按他们的说法任何直接和间接参与叛乱的人肆意进行暴力活动。

金沙萨政府当局通过官方媒体要求人民,“应象对病毒、蚊子、垃圾一样坚决和无情地粉碎敌人。”

本来应捍卫每个人人权的刚果司法部长曾说,“这些卢旺达人民,这些图西人,他们是必须彻底消灭的昆虫、微生物。”

为了支持说过他将向卢旺达输出战争的卡比拉总统的话,刚果卫生部长让-巴蒂斯特·恩松吉博士说,“卢旺达人将象头尾被砍掉的蛇一样,动弹不得,逃脱不掉。”

为了响应卡比拉总统和刚果新闻部长迪代·穆门吉先生、卫生部长让-巴蒂斯特·恩松吉博士和卡比拉

总统内阁主任叶罗迪亚·阿卡杜拉耶先生煽动仇恨和暴力,民众开始袭击被怀疑与叛乱份子勾结的人。有人被活活烧死,因为他们被发现上鞋有红色泥土——红颜色是当时被叛乱份子占领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区域泥土的颜色。

政府士兵用枪口顶着其他嫌疑者进行射击,这些人的尸体被扔在街上。几个神经病患者被草率处决,因为卡比拉政府散布谣言说,叛乱份子装扮成疯子来掩人耳目。1998年8月27日,住在巴隆布镇开赛和乌索凯街角的一名神经病患者在金沙萨中心市场浑身中弹。一名身份不明者被立即枪决,因为他被发现使用移动电话。另一个人被处决只是因为他讲英语。

卡比拉总统的政府部队正在使用一切可能手段来消除他们所犯暴行的证据。包括一些渔民在内的几位证人都说,他们看到刚果河水里有人尸体。其他叛乱嫌疑份子在Masina被活埋。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大规模逮捕、任意拘留和被迫失踪特别受到在金沙萨工作的一个非洲人权协会(ASADHO)的谴责。该协会在1998年8月10日和9月3日谴责了这些逮捕和失踪,这个刚果人权协会指出以下事实:

“一些图西族人被捕并被任意拘留在Kokola和察齐营地和属于情报部门的各监狱和金沙萨-贡贝的金-马齐埃监狱里;扎伊尔前武装部队500多名士兵被捕,一些人迄今仍然下落不明。

“与图西人结婚,图西人的朋友或长得象图西人的其他刚果人在这场刚果人的内部冲突中被捕。由于卡比拉政府命令的宵禁和追捕行动,一些人被赶出家、旅馆房间甚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在金沙萨的房舍。”

所有这些事实都引自这个刚果人权协会。

卢旺达政府再次认为,由于下列原因,这场刚果冲突的解决办法在于卡比拉政府同叛乱份子的政治谈判。

首先,刚果人必须在他们之间彻底解决国籍和公民身份问题,虽然这是不容谈判的。通常,国籍或公民身份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在刚果人之间解决。的确,我们不知道卡比拉总统的前任部长,如外交部长卡拉哈先生和共和国总统府国务长Bugera先生以及东部地区许多其他刚果公民为什么被驱逐出其家园和刚果领土。卢旺达认为,我们无法在我国边界,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边界永远有无国籍者。

第二,鉴于卡比拉的部队是由该区域各国所有犯罪份子组成,这场刚果人内部的冲突对各邻国,特别是卢旺达安全具有影响。卢旺达北部的安全不断受到1994年在卢旺达犯有种族灭绝、目前仍以刚果领土作为后方基地来再次进行其可怕罪行的乌干达前武装部队成员和帮派民兵的威胁。各邻国安全必然使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时刻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应时刻想到,每次罪恶势力试图在邻国制造不安全时,这些破坏稳定部队的原籍国便放弃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刚果军队应是全国性的,不是卡比拉总统追随者组成的加丹加民兵;该国东部的刚果人、巴尼亚穆伦格人、马西西的刚果人、Jomba和Rutshuru以及其他该国东部地区和其它地区的刚果人也应参加该部队。

第四,刚果人之间的冲突将通过善政和不煽动人民对它本应保护的人进行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优秀领导人来解决。卡比拉政府同叛乱份子的政治谈判必须鼓励这种领导的出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十分迫切地需要这种领导。

第五,应由献身于民族事业和无例外的全体刚果事业的、开明新领导,从刚果民众中迅速铲除卡比拉总统得到在卢旺达犯有种族灭绝的前卢旺达武装部队成员和帮派民兵以及受雇于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恐怖主义份子的帮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培育的种族灭绝哲学和谋杀文化。

我们已经花很长时间谈论大湖区问题,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鉴于我国政府对兄弟刚果人民的崇敬、尊重和关心,这样做十分必要。因此,我国政府特别通过声援兄弟的刚果人民,帮助它摆脱使国家破产的前总统蒙博托32年的独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履行其对刚果人民的邻国义务。

卢旺达政府在努力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危机过程中,支持进行政治谈判,以最终产生一个领导班子,能够把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向未来,而非种族灭绝——不幸的是,种族灭绝正是卡比拉总统统治下的局面。

但是,虽然卡比拉总统及其密友通过在其国家传播种族仇恨,使刚果人民感到失望和绝望,但卢旺达——这个1994年种族灭绝的不幸受害者——有权谴责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犯下的侵害人类罪行,以便防止该罪行被输出到卢旺达,而这种做法似乎已列在卡比拉总统的政治和军事议程上。

我们希望联合国迅速谴责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进行的种族灭绝,并采取必要步骤在太迟之前制止它。毫

无疑问,人们可以在纽约这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布鲁塞尔欧洲联盟总部和各西方国家首都看到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种族灭绝的达赖尔传真件。鉴于达赖尔传真的存在,任何人都不能说没有得到及时通知,而无法谴责卡比拉总统的种族灭绝行径和Interahamwe民兵和前卢旺达武装力量成员的行径,他们早在四年多前就在卢旺达计划和实行了种族灭绝。

在这场危机刚开始时,刚果内政部长加埃唐·卡库吉先生曾悄悄地接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办事处)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告诉他们除非迅速组织疏散所有被捕者,否则这些人将被杀害。我们想知道联合国对这位恰恰是内政部长的刚果官员发出的警告作出什么回应,根据媒介消息,他现在已放弃部长职务并逃离其国家来到欧洲,从而同卡比拉总统的种族灭绝行径一刀两断。刚果内政部长这位卡比拉总统的表兄弟叛逃可能令卡比拉总统的新盟友进行思考,也许还会受到启发。他们是否还支持一个被其自己人民所憎恶的种族灭绝政权?

沙巴-加丹加省省长也曾向联合国乃至国际社会发出谨慎的呼吁;他揭发说,他曾得到正式命令,要杀害所有刚果图西人、任何卢旺达出生者和抵制这项残忍计划的任何刚果人。联合国是如何对沙巴-加丹加省省长的呼吁作出回应的?

许多人都想知道卢旺达是否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其存在。他们确实使这种存在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问题及其解决该问题的尝试不是要找出谁在谁不在刚果;而是要努力了解其原因。为什么某一既定行动者会在刚果存在;什么是在那里存在的真正原因,为什么另一个行动者不在那里存在,甚至也不尝试在那里存在?为什么有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根据包括卡比拉本人在内的最高当局的命令进行种族灭绝?1994年来到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势力的乌合之众——Interahamwe民兵、前卢旺达武装力量成员、前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达达的军队成员、被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收买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捣乱分子——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存在的意义为何?这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联合起来的法西斯势力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

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是否要等到有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犯下种族灭绝才会在事件发生后派出调查委员会?国际刑事法院——我们对最近通过适当规约成立该法院表示欢迎——是否可以迅速接手此案,并逮捕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进行谋杀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

我们谦恭地认为,这些都是人们就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目前危机应问的真正问题——必须通过卡比拉总统的政府和刚果叛乱分子进行政治谈判,以纯粹政治方法解决这场危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下面我请海地外交和宗教事务部长弗里兹·朗尚先生阁下发言。

朗尚先生(海地)(以法语发言):我确实十分高兴再次向大会讲话。我愿首先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代表我国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主席先生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阁下在担任主席期间出色地完成其工作。

我们再次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表明,我们对他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杰出努力十分信任。

我祝第五十三届会议所有与会者为我们各国人民利益取得最伟大的成功。

副主席韦赫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持会议。

10天前乔治飓风通过加勒比地区,疯狂地袭击了若干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我谨代表海地对与我们一样遭到这个不可避免的灾难的沉重打击的各兄弟国家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在海地造成破坏的临时统计数字相当大:150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共有500 000多人受灾。农业和基础结构受到相当大的破坏:若干地区的公路和桥梁被破坏,庄稼被摧毁。据估计,这些损失共计约2亿美元。

在这次灾害之后,国际上立刻提供了声援。因此,我谨对迄今已经向我们提供支持的所有友好国家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表示感谢。

虽然目前的局势非常严重,但我们更担心的是未来。我国农业生产60%以上已遭到破坏,前景非常暗淡。我们担心,在今后几个月里,一旦停止提供紧急援助,将会出现粮食和基本物资的严重短缺。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我国恢复和重建受灾地区的努力提供相当大的援助,并支持我国解决必将出现的公共保健问题的措施。在这方面,作为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请各代表团支持不久将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A/53/L.2/Rev.1。

在过去十年里,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间意识形态对峙减少,相互依赖关系加强,这为各国建立更密切合作关系提供了新机遇。全球化现象的特点是全

世界人类活动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通讯的长足进步促进了这种现象。

有人预计,下个世纪世界将更加和平和团结。然而,现在离2000年还不到500天,坦率地说,国际形势令人不安。世界许多地区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温床,而在解决各种多年积留下来的冲突方面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中东就是这样,我们希望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进行的讨论将能够永远地恢复已经停滞一年多的和平进程。

无论是在科索沃、安哥拉、阿富汗、大湖地区或其他地区,我们对武装冲突对各国人民造成的无尽痛苦表示遗憾。海地共和国促请各当事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国际社会也必须继续继续努力,恢复这些地区的和平。

我们曾经以为国际恐怖主义已经消失,但随着在非洲和北爱尔兰出现的可怕事件,国际恐怖主义非常令人不安地再次抬头。海地谴责这些行为,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打击这种对国际安全的威胁。

在其他方面,世界正面临着一项真实的挑战,这种挑战在许多领域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我所说的是贩卖毒品以及与其相关的犯罪——贩卖军火、有组织犯罪和洗钱。

毒品走私问题仍然威胁着我们各国领土的完整、削弱我们各国社会的基础并且破坏我们各国人民的健康。正如大会专门讨论毒品问题的特别会议所指出,打击这种祸害就要求在双边、区域和国际各级进一步合作。遗憾的是,海地一直被用作销往消费国市场的毒品的中转国,海地已经采取严格的政策,这种政策已经开始见效。这包括起草打击毒品走私和洗钱活动的立法措施;建立一个负责打击毒品走私问题的机构;发展与邻国的合作;以及加入这方面的国际文书。

关于对人类未来的威胁,在此我必须提到存在着相当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库存。海地共和国欢迎在削减这些武器方面最近取得的进展。海地将继续衷心地支持国际社会彻底消除这类武器的努力。

在这方面,海地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最近进行的核试验表示遗憾,这些试验促使世界这个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海地促请这两个国家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并且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本世纪末,全球经济局势也引起了许多关注。根据许多观察家的观点,以解放市场力量为特点的全球化

现象将加快经济增长和促进发展,但最显著的是,这种现象促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和缓慢的经济增长。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1965年,七国集团平均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穷七个国家平均人均收入的20倍;到1995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

今天,世界各地贫困现象在继续扩大。有的国家全体人民都有营养不良和赤贫的严重问题。千百万人民得不到保健和教育。全世界的环境被进一步破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第三世界国家受到这些全球性发展的冲击,最不发达国家——包括我国海地——比第三世界国家状况更惨,它们日益被边缘化,其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恶化。青年人面临着似乎非常暗淡的未来,他们日益感到绝望。所有这些都严重威胁到我们各国的稳定。这种局势要求国际社会加紧努力消除贫困。必须采取长期的统一和联合行动,动员相当大的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目前各种问题的程度已对国际社会构成一项重大挑战。联合国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世界安全并促进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联合国是讨论这些问题并且寻求考虑每个人利益的解决办法的理想论坛。联合国必须能够发挥委托给它的作用,以创造全球的和平局面,这种局面将促进各国人民的合作,从而促进发展。联合国必须通过有效地利用其资源、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迎接这种挑战。

在这方面,海地代表团欢迎科菲·安南秘书长发起的改革进程,以便使本组织充满新的活力,使它能够更好地面临今日世界日益复杂的问题。大会核准的初步措施已经使联合国各机构能够更加连贯和一致地开展工作。我们希望本届会议将审议的进一步措施将能加强联合国开展其活动的的能力。

已经讨论了5年的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极其重要,这是因为该机构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起的作用。海地继续呼吁使安理会的工作更加公开化,并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决策过程,以便其决定能够反映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意见,而不只是安理会成员的立场。

在这方面,其成员的数目预期的增加必须更系统地考虑到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以确保,包括地球上所有人的普遍性反映在联合国系统中。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之间的对话。这个对话如能取得积极结果,将使这方面能够取得进展。

今年,我们庆祝《世界人权宣言》通过50周年。通过庄严的确立尊重基本人权原则,以及通过确保促进这些人权,联合国对发展一个保护基本自由和确保世界各族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制度作出了很大贡献。

基于以上思想,我国代表团欢迎国际社会终于承认发展权是基本人权的一个固有部分。但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努力通过建立方案和调动充分的资源来确保对这项权利的充分尊重。

今天,人权是一个任何政府都不能无视的现实。在海地,对人权的尊重在宪法中得到保证,海地政府致力于确保所有人充分享受这些权利。在这方面,目前正在司法机构中实行改革,以便加强法制。但令人遗憾的是,选举和政府两方面的一个双层问题所造成的非常复杂的局势,使各机构难以正常工作,并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为克服这种缺陷,共和国总统勒内·普雷瓦尔先生正在坚决地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

各民主机构必须可能发挥作用,但由于建设民主的过程令人遗憾的缓慢,尚未取得所希望的结果,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然而,令人鼓舞的是,这些措施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采取的,这保证了将能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同样,国家首脑征求了海地社会所有阶层的意见,以便建立一个新的选举委员会,负责尽快根据宪法在市政和立法各级组织自由、公平和民主的选举。他将尽其所能以保证所有阶层都能参加这些选举。这些选举如能正常进行,将帮助我们克服目前的政府危机。

虽然在第三个千年即将来临时,不利的局势为地平线上带来了一些黑暗,但我们决不能丧失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希望。为此目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合作,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并共同努力以便在一个如此多的自然灾害和环境现象提醒我们有义务加强团结的世界上提高我们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联合国是我们联合努力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理想框架。

代理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下一个发言者是安哥拉外交部副部长若昂·贝尔纳多·米兰达先生阁下。

米兰达先生(安哥拉)(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让我首先代表安哥拉共和国政府祝贺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当选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我们深信,他的经验、智慧和外交才能将帮助我们实现我们为这一届新的会议所规定的目标。

安哥拉对来自乌拉圭的一位代表当选感到特别满意,该国为维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最近表现在它参加联合国在安哥拉的维持和平行动。

我想对离任主席在他任期内出色地指导了这个重要机构的工作表示敬意。我还对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表示感谢,他在领导我们的组织方面表现出活力和智慧。

东西方对抗结束已将近十年。我们本希望,到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它对国际事务的更大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发展方面。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取得了进展——特别是促进民主价值观和对人权的更大尊重方面——我们仍然看到国内武装冲突的扩散、国家之间的暴力边界争端,对独立和主权国家的军事侵略、环境的继续恶化,以及随后造成社会和经济状况恶化的经济下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我们还看到跨国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增加,这对所有国家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这种情况为由于冷战的结束而出现的将能带来和平、稳定、发展和民主的新的政治世界秩序的迅速实现的前景罩上了阴影。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鉴于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它有义务在为已经成为各国人民实现和平发展和福利的障碍的所有这些问题寻求解决办法方面,以及制订满足联合国会员国的集体利益的公平而有效的方案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应该高度优先重视解决和预防冲突问题,因为这将确保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紧急创立早期预警机制无疑将使国际社会能够及时地预防潜在冲突的触发,从而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例如我们最近在非洲看到的那种错误。

这方面,安哥拉赞成秘书长在非洲预防冲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报告(A/52/871)提出的建议中的意见,并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把它们变成确实的行动。

联合国国际军备管制的努力不应该仅限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必须迫切侧重一些生产国卖给恐怖主义集团小型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的问题。这些供应已造成颠覆集团的武装行动增加,而且是对所有那些愿用武力夺取政权的人的一种鼓励。我们认为,设立特别机制管制向武装团体出口小型武器,以及对违反这些机制的国家实行限制性措施,能够有助于制止世界各地武器的扩散。

联合国应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合作,促进建立集体防御和安全机制,作为预防冲突的威胁,保障各国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的一种手段。

联合国若不能得到会员国的承诺和参加便无法应付它的许多挑战。在解决联合国财政危机和改革联合国结构以适应国际现实方面尤为如此。我们对秘书长进行改革,旨在把本组织变成一个更加有力和有效的机构感到鼓舞。改革进程必须彻底,必须包括联合国各主要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安理会目前的结构已经过时。安哥拉支持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以确保世界各主要地区有公平代表,解决目前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地理失调的情况。

非洲大陆提出至少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主张,应该得到充分解决,这不仅因为该地区目前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而且因为它是联合国内最大的区域集团。安哥拉也支持巴西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要求,考虑到该国在联合国所有各活动领域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特别是因为它属于一个在安全理事会中没有常任理事国的地区。

安哥拉共和国正面临它历史上的一个困难和关键阶段。我们还不能宣布战争结束和安哥拉巩固民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由于安盟蓄意、有系统地、不遵守卢萨卡议定书的规定和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安哥拉法律,和平进程以及安哥拉政府和国际社会所做的一切有关努力都被阻挠。若纳斯·萨文比先生已经表明,他不愿意把安盟变成一个民间政党。

正如成员们所知,政府和安盟于1994年签署的《卢萨卡议定书》应该导致安盟在1992年大选失败后重新引起的国内冲突的结束。但是,协定生效4年来,和平进程还没有完成。更加危险的是,和平进程已遭受严重挫折,因为以萨文比先生为首的安盟好战派不断设置障碍。他们蓄意欺骗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宣布它已完全解除武装。正如安全理事会自己能得出结论,安盟继续保持配有尖端武器的现役军事部队。

安盟还拒绝放弃它非法占领的地区,阻碍国家行政工作正常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安盟还在全国各地发起敌对行为的新的升级,对地方政府当局、国家警察和国家武装部队发动武装进攻,同时屠杀平民人口。数百人已经被杀,其中大多是平民。将近一百万人已流离失所;而且安盟又重新占领了国家行政管理已正常的地区。联合国蓝盔部队和人道主义车队也成为安盟军事行动的对象,鉴于这些行动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它们行动的冷酷和残忍,它们构成了危害人类罪。根据国际人权文书

和人道主义法文书的定义,它们是恐怖主义罪行。国际社会不能坐视这些藐视国际法律和道德价值的有系统的侵犯。

不结盟运动国家或政府首脑最近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谴责萨文比这些有系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同样,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国家或政府首脑清楚地认识到安哥拉局势的严重性和它对整个地区的可怕影响,认为现在执行《卢萨卡议定书》出现僵局,责任完全在于萨文比先生。由于萨文比先生固执地坚持以战争为夺取政治权力的手段,现在他正继续加强他的军事部分的能力。南部非洲共同体宣布这种行为是一个战争罪犯的行为。象在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已经作的那样,萨文比先生或许还有他的那些最密切的合作者应该被送交法庭,为他们多年来犯下的滔天罪行接受审判。他们一起应该为安哥拉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承担责任。

在整个和平进程中,若纳斯·萨文比的立场暴露了他的个人战略,即在我国造成普遍混乱,以使用武力夺取政权。事实很清楚,对一个不限制政治行动,而且安盟也参加国家主要的政治机构——即政府和议会的国家进行武装斗争,对安盟没有意义。而且,安哥拉武装部队中也有数百计的安盟成员,其中包括将军。

象安盟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它甚至不受国际法约束,可能谁都不服,包括安全理事会,公然和有系统地违反安理会决议,这是不能接受的。安盟本身在为萨文比先生一人来受到惩罚,萨文比先生滥用他本国同胞的诚意,他们曾相信安盟是安哥拉新型民主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可信的政治选择。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安全理事会在第1127(1997)号决议中设法分清良莠。在对安盟实行新的制裁过程中,安理会公布了一个被普遍认为是威胁安全的安盟成员名单。这个名单上的第一个就是萨文比先生,他因此被禁止不得在世界上自由活动。只有罪犯才会得到国际社会这样的制裁。

根据这些情况,安哥拉政府终止了安盟成员参加政府的工作。政府要求他们澄清对于安哥拉和平进程的立场:他们是赞成和平和民主呢,或是象他们的领导人那样,选择战争作为夺取政治权力的手段。自那之后,所有那些选择和平的人便恢复了他们在团结与民族和解政府的框架内被任命所从事的活动。最近,政治领导人和党的干部以及安盟的官员都明确表示,他们不象若纳斯·萨文比先生那样支持战争。

8月2日,他们发表了一份政治宣言,谴责萨文比先生的行为,并且努力使安盟恢复新的活力,他们设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把萨文比先生开除出该党的领导层。安盟改革委员会在其政治宣言中捍卫的目标是实现和平和巩固民主。这种改革运动支持和平协定、民族和解以及将安盟有效地转变为一个民间政党,它为实现和平进程带来一线新的希望。

为此,安哥拉政府决定承认安盟改革委员会在执行《卢萨卡议定书》的重要任务中是其唯一的对话者和伙伴。南部非洲共同体国家已经承认了改革委员会,我们确信,整个国际社会都将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并促进新的安盟领导层所做的努力,因为它在安哥拉的年轻的多党民主体制中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

安哥拉政府认为再次信任萨文比先生既非谨慎也非实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这只能导致更多的虚假期望,我们在这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只会浪费更多的宝贵时间。

根据安盟的这种新情况,安哥拉政府感到比较乐观,因此仍然致力于成功地实施《卢萨卡议定书》。不过,针对那些试图破坏政治秩序的人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保护其公民等。

在这个讲坛上,我们希望提请诸如多哥共和国和布基纳法索这样的国家注意,安哥拉政府将不会继续容忍他们向萨文比先生领导的安盟军事派别提供的支持。这包括提供设施,对这些团体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在安哥拉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明显违反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宪章》、《联合国宪章》以及安全理事会第864(1993)、1127(1997)和1173(1998)号决议。

我愿利用这个机会对联合国在安哥拉的和平进程所做的努力和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对秘书长前特别代表、已去世的梅特·布隆丹·贝耶在支持安哥拉的和平事业中所做的贡献,再次表示我国政府的诚挚感谢。

我还想重申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即继续向安哥拉的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协助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恢复工作。

安哥拉还对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表示关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外国部队的军事入侵是对该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威胁。这也可能破坏该大陆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稳定。这导致包括安哥拉在内的某些国家,同意刚果当局提出的在南部非洲共同体政治、防卫和安全机关框架内提供军事援助的请求。

与该问题有关的国家的领导人最近在维多利亚瀑布召开的首脑会议是朝着解决危机的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安哥拉支持撤出入侵的部队,起草一份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尊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协议。这将使该国当局开始建立广泛的内部对话的工作。这项工作应导致根据卡比拉总统制订的民主化方案在1999年进行大选。

安哥拉欢迎在塞拉利昂恢复合法选举的管理当局,以及开始难民返回的进程。安哥拉希望这是该国形势正常化的开始。

在几内亚比绍,政府与军人集团之间的停火协议为谈判结束冲突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我们赞赏并鼓励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葡语共同体)正在作出的努力,安哥拉将与该地区的国家一道继续作出努力,促成几内亚比绍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和解。

在西撒哈拉,和平解决道路上的障碍已逐步清除。安哥拉继续认为,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公民投票,是该领土上的人民选择其自己命运的最佳途径。我们支持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继续作出共同努力。

我们还想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索马里问题。尽管我们承认冲突双方负有主要责任来找到一项和平解决办法,但我们认为这只有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做到。

我们对中东和平进程缺乏重要进展感到遗憾。安哥拉鼓励各方遵守根据《奥斯陆协议》所做的承诺。我们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我们提倡迅速而公平地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考虑到该地区所有人民的利益。我们认为这将会缓和阿以关系的紧张局势。

由于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就减少印度尼西亚在该领土上的军事存在达成了协议,东帝汶局势最近出现了积极的事态发展,这将有助于实现和平解决问题。安哥拉与东帝汶具有语言上的联系,共同进行过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安哥拉重申他支持东帝汶人民争取其自决权利的斗争。

目前的世界经济局势令人严重关切,因为它直接促成千百万人,尤其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的生活质量下降。我们关切单方面对自由贸易和金融与经济合作施加的限制,例如对古巴所实施的封锁。它的受害者是社会最脆弱的群体:妇女和儿童。这些措施的域外性质违背了国际法,无助于建立各国人民间的友好联系。

我们认为,我们迫切需要促进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使参加这一进程的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分享它的好处。尽管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实施了无休止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方案,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所取得的进展仍然非常小,使我们不得不质疑这些改革的真正目的。

与那些在我们前面发言的人一样,我们重申需要考虑建立一个更加切实、更公平和更平等的新国际经济秩序,它应能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并支持世界各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努力。

只是呼吁发达国家给予理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有力地参与改变国际经济形势。应特别重视实施那些会带来直接影响并有良好的方案作为辅助的措施,例如《联合国全系统援助非洲特别倡议》,这样才能使这些措施取得我们所期望的成功。

最近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十二届首脑会议的《最后宣言》也确定了解决这场危机的一些步骤,其中它强调加强南南合作。

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五十周年。这应是激励我们制订有效措施以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一个机会,因为不尊重这些权利是导致冲突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将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重大一步。安哥拉政府正不遗余力地促进、保护和捍卫所有人权。如果不是萨文比先生的好战行为,安哥拉今年底本可以主办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这项倡议是我国政府对《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纪念所作的一项贡献。

最后,我要强调联合国正在为促进和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权而发挥的作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外交部长伊拉克利·梅纳加里什维利先生阁下发言。

梅纳加里什维利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乌拉圭外交部长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格鲁吉亚高兴地同意了这一决定,这是对乌拉圭的崇高国际威望的恰当肯定,也是对奥佩蒂先生的个人素质和丰富经验的应有称赞。

与此同时,我荣幸地借此机会感谢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乌克兰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对上届会议的圆满成功所作的重大贡献。

今天,在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之际,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下一个千年,即第三个千年会是什么样子?的确,自全球对峙结束以来,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建立一个以自由和独立国家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全新世界秩序。请允许我谈谈我们对所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

我们已一再强调,侵略性分离主义弊病的蔓延以及我们对付这一现象的联合努力不具效力,使全球稳定受到威胁。五年来,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发生的冲突一直列在一些国际论坛的议程上。在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框架内解决这场冲突并确保数十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迅速返回家园的必要性已被强调过多次。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至今还未朝着解决这场冲突取得实际进展。

此外,在 1998 年 5 月,由于阿布哈兹一方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加利地区实施惩罚性行动,有 60 多名平民被杀,约 1 400 所房屋被烧毁,40 000 多平民被再次驱离家园。格鲁吉亚政府当时作出了巨大努力,避免了一场全面的对抗和流血。

在加利地区发生悲剧之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没能得到执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布达佩斯和里斯本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有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居民遭到“种族清洗”问题的决定。因此,我们再次面临执行国际社会所作的决定的迫切问题。

格鲁吉亚政府仍然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它只采用政治手段,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合理办法。为了给和平进程以新的动力,我们欢迎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调停者俄罗斯联邦以及秘书长之友和欧安组织的参与下建立并发展日内瓦进程。应该在日内瓦进程的框架内并在格鲁吉亚国家范围内就阿布哈兹的政治地位问题开展更积极的工作。

我们认为,应立即充分恢复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的职能,并根据其授权,确保其活动的自由。

极其重要的事项是联格观察团在冲突区的人员安全。最近对联格观察团 4 名成员的武装袭击再次证明了他们的易受攻击性。

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秘书长关于部署自卫部队建议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无休止讨论的主题。的确,现在还不清楚部署一个自卫队怎么会同冲突任何当事方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相抵触,这一步骤只是为了有利于联格观察团进行密切监测并将对该地区和平作出贡献。

我们断然谴责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动机是什么或这些行为可能来自何方,同时我们支持建立具有明确规定的行动任务的联合调查小组。

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事态的发展已经表明应该谈一下一些重要方面。其中首先是制定冲突后缔造和平的经济方案以促进和平进程。在解决格鲁吉亚-奥赛提亚冲突中成功地采取了这种做法,这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密切合作下执行经济方案已导致重建冲突区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若干重要项目的实施,最重要的是,启动了难民返回家园的机制。最近,我们开始执行方案的随后阶段,这是由欧洲联盟提供资金的。

第二,为了和平进程成功,我们认为必须在冲突各当事方之间制订和有效执行建立信任措施。为此目的,以及为执行所制定的措施和协调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我们认为使联合国-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苏呼米人权办事处共同积极参与是合理的。

第三个方面是国内冲突中存在的严重人道主义局势,例如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人道主义局势。我所提及的是几十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命运。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权利未受到一项国际法律的保护。

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呼吁国际社会以以下方式纪念 1998 年,《世界人权宣言》50 周年纪念:制订一项全面计划以便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保护全世界流离失所者的权利,包括他们的政治权利、保护其财产的权利和返回家园的权利。在这方面,我们积极支持秘书长关于建立一个组织结构以保护流离失所者权利的建议。

在讨论为 21 世纪建立一个全球安全样板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对抗后世界还不是有保障的;分裂主义问题并不是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努力予以对付的唯一威胁。

我们不能不对核扩散区的扩大表示关切。南亚核试验已使这一威胁变得更为不祥。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显示诚意和对和平的承诺,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为消灭所谓局部冲突温床进行的努力迄今是不成功的。格鲁吉亚深为关切在科索沃尤其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即在车臣、达格斯坦和边界那边的北奥塞提亚和因古谢提亚的事态发展。

具有一切血腥表现的恐怖主义构成了对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威胁。不幸的是,格鲁吉亚也有不少恐怖主义活动。企图行刺格鲁吉亚总统的目的是为了使该国和整个地区动荡不安。这些行径和最近针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的恐怖主义行径要求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积极支持为消灭这一罪恶所做的任何努力。

在我们迎接下一个千年期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提出了联合国新作用的问题,它将成为对各国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有效贡献和确保在区域和全球级别经济安全的一个全球性机构。

所有这一切对于具有转型经济体的后共产党国家尤为紧迫。格鲁吉亚自从1991年恢复国家地位以来,就走上了—条困难的道路,从混乱走向稳定;并从经济完全崩溃走向发展。能做到这一点是通过民主变革和经济改革。

我们已经意识到,新独立国家成功过渡到市场经济完全取决于它们通过区域和区域间合作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执行—项大规模经济合作方案的例子便是恢复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最近在阿塞拜疆巴库召开的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方案(欧高亚运输走廊)成员国首脑会议强调,通过南高加索走廊为中亚地区建立—条替代道路的设想已经变为伸展到整个欧亚大陆的重要系统。

黑海盆地国家的经济合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巨大潜力和深远影响计划的这个地区最近变为—个地区经济组织。

在形成新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在于联合国。—个重要步骤将是根据新地理政治现实改革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关于将德国和日本包括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中的立场。我们还支持增加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数目,为东欧地区各国提供—个席位。我们还主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具有更大透明度,包括由其问题正好是安理会讨论的主题的那些非安理会成员国家参加其非公开会议。

我们意识到联合国对其会员国及时缴纳会费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尽管格鲁吉亚经济受到限制,但是,它将竭尽全力偿还所欠联合国的债务。

对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应该给予特别重视。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我们相信,现在时机已到,应当进一步发展待命安排体系,并使之制度化。创建联合国多国待命部队高度戒备旅在维护和平中可发挥重要使用。建立装备精良的指挥部,以确认潜在的紧张局势温床,也同样如此。

格鲁吉亚—向拥护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并积极参与了罗马会议。我们认为,建立—常设司法机构将确保严重侵犯人权和危害人类的罪行再不能逍遥法外。

象前面的许多发言者—样,我在发言中使用了后对抗世界中的“新挑战”和“新威胁”—类措词。但与此同时,新的时代为我们展示了新的和广阔的前景,并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方面创造了新的机会。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共同努力和共同的政治意愿,我们才能应付这些挑战,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团长阿利舍尔·沃希多夫先生阁下发言。

沃希多夫先生(乌兹别克斯坦)(以俄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衷心祝贺乌拉圭外交部长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就任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职,希望他在这一重要职位上取得圆满成功。我相信他的长期经验和能力将推动大会本届会议取得成功。我还要就大会上届会议主席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所作的积极内行的工作向他表示我们的谢意。

我希望借此机会提请大会注意我们地区各国极为关注的一些问题。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阿富汗、南亚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近来事态发展造成的危险。今天,在这一分区域,蕴含着极大的冲突可能性。阿富汗冲突可能爆发并波及到邻国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威胁。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讲坛上—再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以解决阿富汗的问题。

除其他措施外,采取行动对阿富汗人实行武器禁运,应当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安全理事会的一系列决议都要求停止向冲突各方交付武器装备,目前正等待在联合国内建立—个有效的机制,以将这一要求付诸实施。基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提议而设立的有阿富汗的邻国、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参加的六加二小组,在我们看来,是今天联合国内有能力推动和平进程的唯一有效的国际机制。它的任务不是谴责交战各派,批评他们或支持

一派反对另一派。我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即设法实现稳定、安全与和平。

目前,人们的兴趣极大地集中在该地区的能源项目和运输联络上。然而,这些项目的执行不应导致对抗,而应促进稳定和在该地区各国之间发展互利互益的合作。鉴于阿富汗国内目前存在的敌对情绪,六加二小组作为一个成熟的谈判工具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这框架下,并在阿富汗国内各派武装的合作下,不仅有可能制订和解条件,还有规划必要措施,以恢复该国的国家地位,促成其经济复兴。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支持今年9月21日在纽约召开的六加二小组外交部长级会议的各项决定。我们还要赞赏秘书长派往阿富汗的特使拉赫达尔·布拉希米大使的努力。

阿富汗近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阿富汗伊斯兰国恢复和平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在区域一级达成共识,并在联合国主持下,确定一个对该国事态具有影响力的各国应予坚持的单一立场。与阿富汗各派进行合作以加速解决阿富汗冲突,是拟议召开的六加二小组坦什干现场会议的最终目标。我们希望这一建议得到有关国家和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进一步支持。

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根本利益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建立持久和平、停止阿富汗国内的战争、对阿富汗冲突地区实行武器禁运、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建立运输联络和复苏咸海等项问题都是目前正在推进的全面国际进展的一部分,这些进程可在联合国主持下推进。

我认为,过去十年来的事态使每个人都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跨国的安全问题,例如非法毒品贩运、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极其部件的扩散。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欢迎联合国为抵制麻醉药物的传播并执行1998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大会第20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而作出的努力。今天,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消费的麻醉药物有高达90%源于阿富汗。国际社会意识到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遏制麻醉物质的非法贩运,并在互相援助和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执行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原则。然而,我们认为,这些原则还应当反映各地区的具体问题。尤其是,我们再次呼吁制订专门方案以具体规划中亚国家和欧洲联盟的联合行动。

不幸的是,恐怖主义行为在许多国家已经司空见惯。当前国际打击恐怖主义的机制,包括政治孤立、经

济制裁和直接军事干涉,并未奏效。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不应抱有幻想。今天,我们需要全体国际社会的有目标的一致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围绕国际法中一个最复杂的问题、即对恐怖主义问题采取新办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开展的讨论。解决这一整套问题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

在这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已带头争取在联合国架构内建立一个防止恐怖主义活动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将是就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制订建议。联合国利用法律规范可以对恐怖主义行为的组织者和肇事者提出起诉。如果会员国支持这一倡议,乌兹别克斯坦将积极参与使其奏效。

乌兹别克斯坦始终如一的采取步骤确保和平和加强区域安全。其中之一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提出的建立中亚无核区的倡议。实施这一想法已取得很大的进展。请允许我引述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赫纳迪·乌多文科先生的闭幕词:

“大会通过了一项协商一致决议支持建立一个在中亚的无核武器区的倡议,这一决定的意图是为了进一步促进核不扩散制度。鉴于最近南亚的核试验,这一步骤的意义更加明显”。(A/52/PV.92)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和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贾扬塔·达拉帕拉先生对这一倡议的有见识和强有力的支持。

在考虑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时,我们今天应该特别考虑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问题。众所周知,咸海的干涸造成了许多复杂的生态、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的起因和严重程度都是国际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咸海危机是世界最严重的生态和人道主义灾难之一,直接影响着生活在咸海盆地的3500多万人民。

对咸海问题,国际和区域会议通过了一些决定,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予以支持。我们不得不表示,咸海危机可以通过人道主义行动得到控制的看法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生态问题,需要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一个关于咸海生态问题的区域委员会。这一倡议的理由是需要制订和实施一项长期的具体战略和方案,在可持续发展、维持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和确保子孙后代体面地生活的基础上解决咸海危机。

现在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建立一个从法治、文明社会 and 以社会为目标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迫切需要国际机构的经验和专长。同时,

我们共和国特别关注招募乌兹别克斯坦专家从事许多联合国机构的活动。我要强调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专家的训练和知识水平完全符合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和专门机构招收人员的要求。我确信,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专家能够而且应该对国际组织的工作作出贡献。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我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目的不仅是得到援助和支持,而主要是使我们在成功履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为联合国的活动带来新的内容。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团团长多明戈斯·阿古斯托·费雷拉先生阁下发言。

费雷拉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人民和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并祝愿你履行职责取得成功。

值此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之际,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同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一道鼓吹世界人民的发展、民主与自由的事业。我们还要表示,我们极其关注影响人类和对世界构成威胁的严重问题。

再过一年我们就将进入新的千年期,但很不幸,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北方与南方、富者与穷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深刻裂痕的世界。

非洲大陆依然处于康复和为发展斗争的进程中。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大陆许多国家实现了独立和民主,我们准备接纳开放的市场。一些国家实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民主使这些国家具备了发展的有利条件。

但是,在这一背景下,许多非洲国家却变得更穷了。不良管理和各种危机使这些国家缺乏发展的机会。1996年,有2 400万非洲人每天只靠不到1美元维生。非洲在国际贸易中只占2%,非洲大陆仅得到2%的外国投资。贫困在增加,政治不稳正酿成难以控制的暴力冲突。

我们深感痛心目睹了许许多多武装冲突,例如苏丹、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大湖区、几内亚比绍、厄立特里亚的冲突。死人太多;遭到破坏的经济基础设施和家园太多;产生的难民太多。这就是我们大陆武装冲突的后果。

这种局势值得所有人注意,以便通过建立以民主原则、善政和尊重少数群体的人权为基础的对话与和解的环境来防止武装冲突。

几内亚比绍的局势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给予重视,以促进所有冲突各方之间的对话。我们说国家共同体的一名成员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一道参加了谈判,我们的调解导致了停火。我们呼吁双方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来确保和平与平静,恢复民主体制的正常运作和对尊重《宪法》。

安哥拉也在我们关切之中。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该国防止另一场战争。我们还呼吁安盟以及安盟参加的民族团结与和解政府实现《卢萨卡议定书》的目标,为和平与发展而努力。

在非洲大陆,中非和大湖区域的局势使我们最感忧虑。我不想夸张,但我可以说这个分区域正在燃烧,其火焰将扩大到其他国家。我们期望同国际社会和该分区域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寻求一种解决办法。尽管已为和平结束冲突采用了各种方法,但我们对冲突在扩大造成灾难性后果不能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必须努力争取和平,以结束无辜人民的苦难。

除了非洲大陆的冲突外,还有其他冲突,诸如东帝汶冲突。东帝汶人民一直在外国占领下受苦受难。他们在根据《联合国宪章》进行斗争以争取自决权,即自由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如果我们否认了他们的这些权利,我们就违反了本组织的原则。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重申我们支持毛贝雷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继续支持谈判,以便和平结束冲突。

世界正在面临严重环境的问题。制订各种方案来保护我们的星球应是一个优先事项,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避免因制造污染、土地退化和各种破坏而损害环境。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和健全的发展,我们就必须遵守《里约宣言》。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荒漠化、水污染、毁坏森林和生物多样性问题。

我们谨呼吁注意1971年通过的第2758(XXVI)号决议,这项决议剥夺了2 180万人民的国际代表权,完全违背《宪章》庄严载明的普遍性原则。把中华民国在台湾接纳为我们中的一员不会对现有的任何成员构成挑战,双方在本组织内和平共处将促进结束亚洲一个最大和为时最久的不稳定的根源。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已发生的变化,我们呼吁大会审查第2758(XXVI)号决议。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已过去了53年,我谨再次强调并赞扬本组织对自由、发展与和平作出的积极贡献。本组织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对这个系统进行改革是必要和适当的,以使它能够应付对它的各种要求。改革还

必须包括安全理事会;现已是改革其结构的时候,以提高其地域代表性。

我们的理解是,一个更民主,有效和官僚主义较少的联合国能更好地肩负其义务和履行它的职责,以保障进步与世界和平。

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毒品、洗钱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应是联合国和所有国家的优先事项之一。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解决这些问题及其灾难性后果作出贡献。

我国正面临它历史上的一个困难时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经济在发生深刻变化。统计数据表明已有了重大改进。看来通货膨胀已减慢,财政制度有所好转,我国的货币已升值。

我国政府一直努力在经济发展和减轻贫困领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我们关切的事项之一是我国外债债台高筑,估计将高达 2.7 亿美元,超过我国出口总值 54 倍。尽管已做出了各种努力,这些数字仍然是灾难性的。必须使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能获益于免除它的外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能够参加负责沉重的穷国(多债国)的倡议。

最后,我谨感谢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给予我国的支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已听取了一般性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谨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谨提醒成员们,行使答辩权发言第一次限于 10 分钟,第二次 5 分钟,代表团应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伊梅尔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今天上午,大会听取了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的发言,其中包含对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目前危机的一系列惯常的歪曲和混淆是非。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惯常的,因为这些是厄立特里亚政府为掩盖它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以及对我们领土的武装占领,而在各种讲坛上进行的徒劳的努力。

由于厄立特里亚继续占领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它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便仍在继续,因此,厄立特里亚领导人正试图通过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使其不注意真正的问题所在,来摆脱侵略者的恶名。而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明目张胆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原则,公然侵略另一国家。

从本质上说,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侵略者总是这么行事。他们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但是,想长久欺骗国际舆论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事实不言自明。不论他们如何试图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危机描绘成是边界争端,无可争议的一点是,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 1998 年 5 月 12 日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或许除了厄立特里亚领导人之外,没人会相信相反的情况,厄立特里亚领导人也知道这一点。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在其发言中宣称,他的国家认为国家间的所有争端都应通过和平手段和不使用武力解决,他的国家与其邻国的关系一直如此。在过去七年中情况并非如此。在厄立特里亚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过去七年里,就有四个受害者,实际上即厄立特里亚的所有邻国,其中包括最近的埃塞俄比亚,都是厄立特里亚侵略态度的受害者。

鉴于这一严酷的事实,说厄立特里亚致力于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是狂妄至极而且是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对厄立特里亚侵略的受害者智力的侮辱。相反,厄立特里亚致力于使用武力来解决国家间的争端。

其次,这位部长说,厄立特里亚对爆发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感到惊讶和不安。这是进行了审慎的计划和准备的侵略者进行了侵略之后的一种特殊的惊讶。

第三,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声称埃塞俄比亚 5 月 6 日在巴特马地区对厄立特里亚的进攻是争端的根本原因。鉴于调停者——美国和卢旺达——提出建议的基本内容和执行建议的具体初步要求是厄立特里亚军队撤离埃塞俄比亚领土,并重新部署在他们 1998 年 5 月 6 日之前占领的阵地,以及在该地区应首先恢复埃塞俄比亚的文职管理机构,因此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的声称是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的。

从没有任何第三方暗示埃塞俄比亚在任何时候攻击了厄立特里亚。非洲统一组织大使委员会在其向两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尤其明确地指出,它已得出的结论是巴特马及其附近地带在 1998 年 5 月 12 日之前在埃塞俄比亚的行政管辖下,并指出在 1998 年 5 月 6 日至 12 日之间发生的事件是危机的一个根本因素。

第四,厄立特里亚部长在其发言中一再否认厄立特里亚军队越过了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国际公认的边界线。在这一断言中,他试图否认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厄立特里亚军队越过了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国际边界,而且第三方已确认现在在厄立特里亚强行占领下的巴特马及其附件地带在 1998 年 5 月 12 日之前属埃

塞俄比亚行政管辖。这些第三方是：调停者，他们呼吁厄立特里亚军队部署到1998年5月6日之前他们占领的阵地去；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它支持调停者的建议，并呼吁执行这一建议；安全理事会，它支持非统组织的决定；以及非统组织大使委员会。

第五，厄立特里亚部长谴责埃塞俄比亚把厄立特里亚描绘成一个贩卖战争的国家。但是使其具有这一特性的是他的行为，而不是埃塞俄比亚的任何宣传活动。关于厄立特里亚在过去几年中对其邻国的好战态度，再没有比这个特征更适合的了。关于埃塞俄比亚觊觎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港的说法纯属捏造，我们不想作出回答，以免抬高其身价。

第六，厄立特里亚部长声称埃塞俄比亚拒绝了第三方为和平解决争端提出的所有提议。在这方面，第三方对这一歪曲事实会比埃塞俄比亚政府更感惊讶。众所周知，在每一阶段，埃塞俄比亚都以官方和正式的方式接受了第三方的建议——美国和卢旺达作为调停者的建议；非统组织的决定；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而厄立特里亚则采取其惯常的闪烁其词的作法，无异于拒绝了这些建议。

关于厄立特里亚对埃塞俄比亚侵略在人道主义方面所造成的后果，那次侵略导致20多万埃塞俄比亚人逃离以厄立特里亚入侵的与埃塞俄比亚毗邻的地区。那些留在厄立特里亚占领区的人正在遭受厄立特里亚政权非人的待遇，从彻头彻尾的肉体折磨到被迫接受厄立特里亚国籍，否则就要失去耕种其土地的权利。当然还有厄立特里亚空军光天化日之下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默克莱和阿迪格拉特城向包括学校在内的平民目标投掷凝固汽油弹，这一点全世界人民都已看到。

在厄立特里亚的成千上万的埃塞俄比亚人仍受到厄立特里亚政府的残酷对待，无法返回家园并被剥夺了所有谋生手段。他们事实上是厄立特里亚政府手中的人质。那些有钱回家的人叙述了他们仍在厄立特里亚的同胞遭受的悲惨待遇。厄立特里亚政府迄今为止已在非人的条件下驱逐了24 000名埃塞俄比亚人。

埃塞俄比亚政府方面从不否认它已要求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对埃塞俄比亚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厄立特里亚人离开埃塞俄比亚。在这方面，我们已一再向国际社会保证，有关个人的人权将得到充分尊重，他们的财产权决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请允许我重申我国外交部长昨天才对本机构所说的话：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目前危机的原因，除

其他外，在于厄立特里亚领导层对厄立特里亚邻国有侵略倾向，尤其是当一个独裁者心血来潮时。只要这种心态存在，就无法看到对危机的和平解决如何成为现实，尽管我们在此时也热切希望和谋求这种和平解决。但是，厄立特里亚部长竟冒失的建议无条件地和平解决、停战和停火。他事实上已用似乎无伤大雅的概念来掩盖奖励侵略的无耻行为。人们不会天真到看不透厄立特里亚的这一欺骗和口是心非。

我们方面已用明确的措辞表明，自受到厄立特里亚的侵略后，我们就不打算玩这一次游戏。

马孔加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许多代表团谴责了对我国的侵略，并对此表示遗憾。多数代表团敦促迅速结束敌对状态。令人吃惊的是，只有侵略国家代表团不想承认它们正在做的事。一些代表团以安全理由来试图为其行径开脱，其他代表团用国内问题来开脱。

刚果民主共和国必须常常指出，卢旺达不仅是这一侵略的唯一基地，而且但出于不明的理由，卢旺达支持侵略。它继续提到的内部问题只不过是虚假的借口，旨在掩盖其侵权行为及其兼并被视作产粮区的我国那部分领土的愿望。

不幸的是，自从基伍斯部分领土被占领以来，局势如此恶化，已经不能保证当地人民维持生计的需要。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抢劫、掠夺、强奸、驱逐和骚扰在整个被占领土已经司空见惯，侵略军在那里进行违反非洲希望捍卫的人道的可怕活动。例如，卢旺达侵略者在一次宗教仪式上进行了令人作呕的淫杀。一名卢旺达士兵在卡西卡出了名，因为他强奸了村庄传统酋长的怀孕妻子，然后将胎儿从她的子宫里挖出来，喝了胎儿的血。我们如何归类这一行径？

大会会注意到卢旺达侵略者不仅正在对和平的刚果平民犯下一切可以想象和无法想象的罪行，而且将其种族仇恨的传统带到我国。甚至在我发言时，他们正在布卡武追捕胡图人。

国际社会应知道，许多目前卢旺达领导人——如外交部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地生活了几十年，自由地参加我国生活。我们未曾杀害或威胁这些人；相反，我们欢迎他们并给他们提供庇护，不是出于天真，而是因为基本的人道。所以为什么刚果民主共和国现在要迫害生活在我国领土上的其他卢旺达人？

一方面卢旺达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局势是内部问题;另一方面它声称有权在任何时候进行干预,以保护图希人并同时确保其边界安全。

鉴于卢旺达对刚果遭受的这场非正义战争有意制造困惑,我愿代表我国政府说,这些不是我国内部问题;相反,邻国卢旺达及其盟国乌干达正在侵略刚果国家。目前在布卡武和戈马发生的事只不过是杀戮欲望、渴望复仇和基加利领导人顽固寻找一切借口以建立种族优势的结果。

刚果人民从未有过这种愿望。他们天性十分好客,绝不会伤害任何在该国寻找庇护的人。

刚果和卢旺达之间边界的不安全情况是卢旺达人自己造成的。自卢旺达独立以来,卢旺达人未能生活在种族和谐之中,因此造成了不必要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浪潮。不幸的是,他们拒绝融入社会对边界村庄居民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此外,这还在破坏卢旺达政治机构的稳定,并因定期屠杀而恶化,以致于国际社会不得不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以制止这种种族灭绝文化。

该区域目前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情况只有卢旺达同意以调整并完全改组其国家机构的方式民主化才能得到解决。

大会应该知道,基加利在戈马安置的一个刚果傀儡已向外国新闻界承认那里有一些侵略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卢旺达爱国军部队。卢旺达人的否认没有说服任何人。因此,应该停止企图使国际社会相信卢旺达绝对没有参与刚果目前发生的事,这只是内部的事。如果情况如此,如何解释在戈马和布卡武的卢旺达部队?他们的存在已经得到当地公民、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部长级特设委员会、国际媒体和我在9月23日发言时援引的独立消息来源的确认。

我不想太长时间地详谈这个议题,但我国代表团希望,大会将根据对本届会议的提议,核准增列一项该问题的议程项目,将通过一项谴责侵略的决议。

阿里亚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针对今天上午赤道几内亚副总理兼外交与合作部长的讲话,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重申——正如副总理在他提及的情况方面所承认的——西班牙政府坚决反对并毫无保留地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径,无论在哪里犯下和哪个罪犯可能负责任。西班牙外交大臣几天前在一般性辩论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我国政府这种坚定立场,当时他说:

“恐怖主义对国内和国际安全、全世界民主机构的发展和运作以及人权的行使构成严重威胁。”

(A/53/PV.12)

他然后表明我国支持加强国际合作的机制以打击这种威胁。

门克里欧斯先生(厄立特里亚)(以英语发言):厄立特里亚代表团不想浪费大会的宝贵时间,与认为空洞诡辩可充当现实的当事方进行无益的论战。我们选择介绍有关侵略问题的事实;埃塞俄比亚强行占领我国土地;罪恶地侵犯厄立特里亚人以及在埃塞俄比亚居住的厄立特里亚籍埃塞俄比亚人的人权;驱逐;没收财产,等等;厄立特里亚企图实现和平解决。这些试图没有结果,因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完全拒绝厄立特里亚提出的所有建议,并坚持其要求厄立特里亚撤离有争议土地的最后通牒。

乌巴利朱罗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我本来不打算发言,但在听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所作的答复后,我愿正式阐明以下观点:我国外交与合作事务部长阿纳斯塔斯·加萨纳先生今天下午所作的发言是以纯粹和具体的事实为依据的。我国部长发言的目的是为了阐述我们区域悲惨和令人担忧的实地局势。国际社会已无数次地对此感到震惊。

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所作发言令我感到震惊和失望,但我不愿浪费大会的时间,对他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捏造作出答复。但我要表明,我很高兴他在谈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煽动种族分恨和种族灭绝时,无法反驳或拒不承认我国部长发言的内容。的确,我国部长使用引证完全是因为他谈到实际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造成不堪言状的悲剧。

为了表明我们是如何极为重视事实的,我愿读一段载于今天《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节选,其标题是

“作一名图希人或长得象图希人在金沙萨最危险”。

文章说:

“金沙萨电视台播出了对发誓把图希人赶出城市的居民进行的采访。一个在东部城镇布尼亚的官方电视台8月8日敦促刚果人进攻图希人,该文章这样描述图希人的身体特征:‘亲爱的听众,... ..睁大眼睛’。你们当中那些生活在路边的人,向长着长鼻子、身材瘦高并想统治我们的人发起突然袭击吧。’

“缺少有效军队的卡比亚先生2月25日曾宣布,所有刚果人都应‘拿起武器传统武器——弓箭、长矛或其他东西’来消灭敌人,‘因为我们不这样做就将成为那些图希人的奴隶。’

“刚果最著名的人权组织——即自4月份被政府禁止以来一直在秘密行动的非洲保卫人权联盟——说过,政府‘滥用爱国情绪,煽动人民对任何怀疑是叛乱分子、图希人或同叛乱稍有联系的人采取盲目暴力行径。’”

在表明这一点后,我愿结束发言,让各位成员去评估卡比拉政权的种族灭绝性质。

纳塔莱加瓦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为记录目的,我国代表团要行使答辩权,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临时代办今天下午在大会发言时提到东帝汶作出回应。

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非殖民化的原则立场是明确的。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东帝汶人民已经以民主方式行使其自决权利。他们行使这项权利的方式是根据第1514(XV)号决议和第1541(XV)号决议第六、八和九项原则,选择纳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而实现独立,第2625(XXV)号决议有关规定又进一步证实这些原则。该进程的每个步骤都曾随时通报联合国。

印度尼西亚自1982年以来一直展示其善意和诚意,以便同秘书长的各项努力进行合作,并在秘书长主持下同葡萄牙进行单方对话,谋求以公正、全面和国际上可接受的办法解决东帝汶问题。为此,印度尼西亚已提出为了解决问题并作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给予东帝汶广泛自治的特殊地位。并表示愿意就这项提议的实质内容进行谈判。

这项提议表明,印度尼西亚重申其对解决东帝汶问题作出的真诚承诺。正如1998年9月10日秘书长关于东帝汶问题的进度报告(A/53/349)所指出的那样。最近,三方对话谈判在新的方向取得进展,给该问题的早日解决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希望继续取得这种进展。

因此,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发言的其他代表团不同,选择对这些不容辩驳事实视而不见,并发言反对最近创造的积极气氛。

最后,印度尼西亚仍对东帝汶人民作出完全承诺,并支持他们实现其希望和期望,作为印度尼西亚公民为其子孙和自己建立一个更美好和更稳定的未来。

伊梅尔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埃塞俄比亚代表团选择不浪费大会的时间,来试图对我的发言进行

答辩,这个事实应该受到人们的赞赏。因此,我仍坚持我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

马孔加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只想对我的年轻兄弟卢旺达代表说一句话,诚实和正直的人很难理解谎言,也很难解释邻国卢旺达人的幻觉,他们要包围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使它成为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不愿同他进行毫无用处的争论,让卢旺达撤出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不坚持采取愚蠢行动,这些行动从长期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真理比谎言更有收益。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没有其他代表团要行使答辩权发言了。

在结束本次会议以前,我要以主席身份发表一份声明。

在最后一位发言者发表评论后,第五十三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就结束了。我认为,各位代表都同意,我们在过去两个星期听取的发言都极为有趣,并证明虽然五十多年来每年都重复这种作法,但由于讨论的议题越来越具有活力,因此它绝没有成为例行公式。

我们各国政府不可能总是以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审议中的复杂国际现实的一切层面。认识、承认和更好地理解这些新现实和已经存在的情况是为了确保不断更新我们辩论的内容,并提供一种我们大家都受益的相互丰富进程。因此,我必须感谢所有与会者。

我个人认为,这次辩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和宝贵的机会,可以了解在本世纪最后几年里,各会员国政府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根据各国政府领导人的观点,哪些问题对各国人民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具有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以便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次,26位国家元首、1位副总统、1位王储、15位总理、14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05位外交部长、6位其他部门的部长、11位代表团团长和1位观察员——共计180位发言者——参加了辩论,因此,大会对局势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当然,此时我无意、而且我也没有权利作出任何结论。这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也不是时机,然而,我想至少谈谈过去两个星期里的各项发言给我的某些启发。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辩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一个发言都表示——明显或暗示、非常强调或不太强调——各国政府对处于贫穷或缺乏资源状态中的人类大多数与生活在繁荣和富裕之中的少数之间的深刻的经济不平等感到关注。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发言都流露并且强

调这样一个忧虑,这就是:正及于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迅速和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也可能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希望更深刻地理解这个进程的性质,这样国际社会可以作好准备,管理好其影响、找到其根源并且保证经济全球化不会仅仅造福于少数人而伤害最脆弱的人。

我们已经听到有人呼吁,应该确定新规则,以管理这种对商业贸易将自然产生影响的当代金融现象,并促进重新审查、修订和可能调整布林顿森林各项协议所产生的现有金融制度结构。这些结构产生于50多年前——正如一位国家元首所指出,那时甚至没有电子计算机,这些协议似乎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

然而,公平地说,也应该承认——好象这样仍然不够似的——全球化现象有利有弊。虽然全球化引起某些人的不安和不信任,但似乎也促使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对全球性问题需要作出全球性反应。这个必然的真理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得到明确和紧迫的理解,几天前在本大会堂举行全球化问题高级别对话就是证明。

在另一方面,一般性辩论使我们能够审查威胁或实际破坏世界各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局势: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局势,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局势非常多,并且造成许多痛苦;它们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和几百万人民,这些局势留下了死亡、破坏并造成难民背井离乡。我从若干发言中发现对本组织的有限能力有一种挫折感,如果说不是无力感,由于本组织资源非常有限,本组织采取必要预防行动以预防这些行动和事态的能力有限,在事后解决这些行动的影响和后果的能力更加有限。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多数发言都表示重申相信联合国应该继续其努力。

在某些情形中,本组织遇到困难,无法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以抵销破坏和平的行为或恢复和平,这种情形必然迫使我们重视预防冲突机制。许多代表团都提到必须加强这些机制,使联合国更加有效地发挥其预防作用。

再过几天,大会将有机会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届时,大会将审议非洲冲突根源和促进持久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秘书长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份出色的报告,我感谢他提出这份报告。

目前,非洲若干地区人民正在经历不可言状的贫困,有些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有些却是由严重的国内和国际冲突造成。有的是这两种现象共同造成的。从一般性辩论中所作的所有发言可以显然看出,大会希望特

别和优先重视非洲局势,我希望大会将能够优先审议这个问题,并且将能够确定联合国应该如何向非洲姐妹国家迅速有效地提供援助,以克服这些极端局势。这些局势触动了我们所有人。

辩论还表明,国际社会对在解决其他冲突方面缺乏进展日益感到不耐烦,有时甚至感到不满,延长这些冲突会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其中一些冲突已经列入我们的议程,我希望我们将能够就这些冲突通过有针对性、有实质内容以及有实际意义的、可以得到有效执行的决议。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我特别提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代表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所说的话,他们证实他们愿意完成和平进程以及愿意恢复谈判以最终结束这场由来已久的冲突。

辩论不可避免地显示,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仍然存在着深刻和广泛的关切。很多人提到今年的事态发展,这些事态发展证明这方面的关切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促使很多代表敦促那些尚未加入不扩散制度的国家加入这些制度。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促进加强为结束军备竞赛、核武器扩散和核试验所需要的机构性法律框架。

幸运的是,在辩论中,我们也从那些深入参与这个问题的国家收到了令人鼓舞的信号,它们承诺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在这方面,我必须提到,渥太华《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即将生效。我们必须大力促进普遍加入该公约,以便确保完全消灭这些致命的、怯弱的和无感情的装置。

恐怖主义问题是发言者们谈论最多的另一个话题。鉴于发言者在一般性辩论中多次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容易地得出以下结论:各国政府希望,联合国将通过扩大制止恐怖主义的法律框架来深化和继续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人们还希望,将在减少有组织的犯罪、特别是非法贩运毒品和比较微妙的国际犯罪形式,例如非法贩运人口这一优先目标方面取得进展。我相信,我们可以就这些专题达成协议,这样做将表明我们有在工作中取得真正进展的愿望,并表明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生

活有直接关系。一般性辩论的参加者铭记并正确地回顾了以下事实:今年是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这也是一个作出实际性重申的时刻,是一个再次作出承诺的时刻,这种承诺不因为一项

法律文书而结束,而是延伸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实际行动。使保护和保障人权国际化无疑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这个进程在最近几年达到了一个重要阶段,甚至可以说通过设立起诉和惩罚犯有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和其他严重罪行的罪犯的常设国际法院而达到顶点。

然而,这些情况不能掩盖以下事实:人类很大一部分人的权利继续遭到侵犯。我们的组织,特别是本大会负有义务继续努力完成机构性法律框架,以作为保护这些权利的制度的基础。我们希望将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人权保卫者的宣言草案,那将是大会对《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我们还怀有以下现实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加强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关于保护往往是人中最脆弱部分的妇女和儿童的权利、以及特别是关于武装冲突中的儿童的重要决定。

在整个辩论中,很多人提到联合国是应付这些和其他问题与挑战的最适当的,尽管不是唯一的工具。然而,很清楚的是,不仅因为时间的推移,而且因为整个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必须改进和完善这个工具,以使它适应新时代,以及国际社会的新期望和新要求。在我们听取的发言中,《宪章》规定的联合国程序的改革这个专题是一个经常和反复出现的主题。我们都更加认识到立即进行深入改革所涉及的困难。为使这种改革成为可能,必须经过一个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的认真思考过程;必须慎重地以合作精神进行;并且时间不能成为决定性因素,而必须是一个加以考虑的因素,在这方面需要考虑的是需要达到的目标的紧迫性,解决办法的可靠性以及必要的世界性范围。因此,我相信,在恢复谈判的时刻来临时,我们将能与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所有参加者达成将能导致最终解决办法的各项基本协议。我们知道那将不是容易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拖延。

自然,如果本组织的经济状况继续长期的朝不保夕,如果它总是处于财政危机中,为加强其机能和结构以提高其效率而作出的努力就将归于失败。这个辩论再次表明,如果它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源,本组织就无法充分完成其任务。

我的发言是简短的,因此无法反映一般性辩论期间所提出的想法的丰富性、辩论的深刻性以及所提出的各种建议。

我让自己作这些简短而必然不完整的概括,以提醒大会我们面前今后几个星期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给我们各自增添相当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的智慧、奉献和

负责任的集体精神将使我们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我从担任这次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起就相信,大会有一种进步的精神,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即使在误解和多种意见中,仍然存在着克服分歧和不同意见的迫切愿望。我们绝不能让自己辜负期望。让我们努力工作,使我们在五十三届会议闭幕时的最后发言不是被迫承认挫折,而是表达一种鼓舞人心的希望。

下午6时20分散会。